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從外婆處感染靈異

殘雪本人，表面與一般女性作家沒有兩樣，她的特徵就是喜歡笑。相信殘雪的另一面才是她的本真——學一年英文可以教中學英語課；靠看裁縫書，3個月後成為正式裁縫；看顧孩子做家務之餘，孜孜不倦地寫小說，寫小說之餘，還有能耐翻譯西方的文學理論名著。

我想說，這是殘雪的特異功能。沒有一個內地作家，可以像她那樣——身兼多職，樣樣能，樣樣精，幾乎無所不能。殘雪這些天生特異的稟性，相信與她自幼相依為命的外婆的影響有關。她筆下的外婆披着一層靈異的薄紗——

「外婆年輕時一定是個眉清目秀的美女，她的牙齒很白，很結實，能咬斷細鐵絲。她是異常剛毅的，但周身總是繚繞一種神秘的氣氛。她會在睡下之後突然驚醒，貓着腰去監聽一種不明原因的騷響，還用手中攏出的嘩嘩的聲音。」

「月光下，她的全身毛茸茸的，有細細的幾縷白煙從她頭髮裏飄出，我認定這煙是從她肚子裏鑽出來的。『泥土很清涼』。她嗚嗚地出聲。只要屏住氣細細地聽，就有一種聲音。她又說。」

「天井裏傳來『呼呼』的悶響，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裏趕鬼，月光照出她那蒼老而剛毅的臉龐，很迷人。她弓着駝背，作出奇怪的手勢，叫我跟隨她。」

以上文字均見殘雪《美麗南方之夏日》。

殘雪說，她曾給人看過手相，說她有兩個靈魂。讀者不難看出，殘雪的小說也有一種幽異的氣息。

殘雪自稱她因是一個很理性的人，所以不易走火入魔。套她自己的話說，她的作品體現出一種實踐主義的哲學。

這是她想出來的哲學，她解釋道：「從柏拉圖之後開始就是這樣的，一直到後來所有的，康德、黑格爾、胡塞爾、薩特，所有的這些都是以想為主。因為我是個中國人，我就提倡一種做為基礎的哲學，就是實踐哲學。我從事文學實踐40年，體系已經基本成形了。我就是補西方文化的缺，也批判我們自己文化中落後的東西。」

她很有自信，她有一套自己的理論。她認為內地寫作界都在說要弘揚中國古老文化，她則另闢蹊徑去弘揚——她自己不光吸收外國較好的文學傳統，也弘揚了自己的文化，反而被業界視為異類。（殘雪與「花蹤」，之四）



◆1996年12月17日，作者與殘雪攝於北京王府飯店。 作者供圖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朱一龍的氣質

小時候我曾經有幾個偶像，主要都是顏值高的，第一個是謝賢，再一個是姜大衛，到後來就喜歡上幾個外國男明星，阿倫狄龍、狄保加第、堪富利保加、布斯韋利士，到此沒有了，因為已經沒有時間追星，而自己的工作便是天天「追星」的，但性質已大大不同了！以前追的星真是自己喜歡的，之後追的星是為了工作！不過好多年之後，有兩位卻仍然是我心中的，姜大衛成了街坊、成為朋友，不算數了！那麼就只有張國榮和梁朝偉，一個在天上、一個在人間！

近年我還發現了另一個，那好像是傳承了梁朝偉的一位氣質男生，他名字叫朱一龍。我是在內地電視劇中認識他的，初次發現他的一班劇迷都驚為天人，問我可有見到一個和梁朝偉氣質相似的男演員？其實，我看他的劇集時他已經是擔演男一，那是與劉詩詩演出《親愛的自己》，接着鍾愛他在《叛逆者》中的演出，還有《許你浮生若夢》、《我的真朋友》、《鎮魂》，而最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一部電影《人生大事》，他演在小鎮鎮開小殯儀館的、一個很市井

貼地的有心人，很感動人的生活電影。今年是他的好年，這個1988年4月16日出生於武漢的男孩，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，2009年參與《再生緣》出道，一路過來他努力沉浸演出中，至今拍了16部電視劇及多部電影。今年他的勢頭強勁，兩個月內憑《穿過寒冬擁抱你》獲得第十七屆長春電影節金鹿獎最佳男演員獎，又因《叛逆者》得到浙江電視牡丹獎優秀男演員獎。

我只在電影中認識他，看他一直努力不懈地去演繹不同的角色，看到一位演員的演出能觸動自己的內心，除了因為虛榮地鍾愛他的氣質顏值，也因為他為每個角色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！



◆朱一龍在《叛逆者》中的演出獲讚賞！ 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世代論

工人姐姐跟我們說，這個月她3個25歲未滿的子女，不是離婚就是分手，我差不多想替她看看星象或風水了。和她細談，除了是文化特色，現在全球的新一代都有同一問題——沒有耐性，生活速度快，容易受不同引誘。她笑說以前她那代的人，可能到30歲才會厭倦伴侶，現在不但更早想結婚，也更早想離婚。她說她也不知道將來還會發生什麼事呢！

我說你看看我的孩子看串流媒體便知道——他們根本沒有耐性。她撫養大我的孩子，用我的孩子來作例子，她更有體會。他們已不想去等待，想要的卡通，就在彈指之間；不喜歡的歌像或音樂，一按便跳到下一個了；不管什麼天氣，想吃什麼叫個外賣就直達門口。

什麼叫等待？沒有人給他們機會去等待。真實世界裏認識不到朋友，就

去網上找志同道合的人，不用去深究如何融合，不用遷就，亦不會聽到太多反對自己的聲音。

那怎麼辦？我們作為長輩，只能盡力給他們看真實的世界。究竟可以容許新一代的自我展現又或是放任到什麼地步。

近來太太請了一位很年輕的員工，他很聰明。而最聰明的地方，是他能說出自己那代人的問題。他說我們根本不介意你們大人怎樣看我們。由面試那一刻已經是了。他說我們不會刻意遷就僱主，也不介意你們見到真正的我們，我們不會說好話去討好你們。

世代論永遠有偏差，亦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。但一旦真心了解我們下一代時，的確希望能夠以較公平的方法，去理解為何他們和我們不同。

我們亦有責任在營造成長環境方面，多留意這些東西怎樣影響我們的孩子，才能給他們相應平衡的成長和發展空間。

真實世界裏認識不到朋友，就



姚孺雅音 姚珽

煙火氣

內地作家汪曾祺曾寫過「四方食事，不過一碗人間煙火」，這句話濃縮了一種生活的智慧，「煙火氣」不僅僅是講吃，更多引申的是一種平凡人的生活、一種生活的溫情，也是指人與人溝通的接地氣，親近老百姓的生活，有句俗語說「人間煙火氣，最撫凡人心」。懂得傾聽、思考融合，行動落實才是深入人心、保持和諧、行穩致遠的「煙火氣」。

最近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了本屆特區政府首份施政報告，我覺得這份施政報告體現了本屆特區政府傾聽意見、凝心聚力、穩中求變的「煙火氣」。不少朋友都表示成功爭取到某些政策措舉，說明施政報告吸納了許多來自各界的意見。李家超在他的社交媒體上寫道「這份施政報告並非我一個人的單獨構想，而是我和團隊和市民集思廣益而成……同時，我亦十分感謝社會各界在這數個月以來給予的寶貴意見和建議，讓我們可以『貼地』了解大家的想法，促成這份屬於每一個市民的施政報告。」

李家超提的「貼地了解，集思廣益」，是值得大家珍視的施政新風。從施政報告中文化藝術的部分來看，有一些措施都是我多年來奔走爭取的。比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將領導由業界翹楚組成的「文化委員會」，制定「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」，完善產業生態圈建設。我長期呼籲香港要制定長遠整體的文化發展規劃，協調資源，扶持重大作品創作。最近，「二十大」推出「中國式現代化」的新提法新戰略，我覺得「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」極其重要。香港背靠祖

國、聯通世界是得天獨厚的優勢，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就是希望通過香港中西融合的平台，向海外傳播中華優秀文化，提升國家在世界的話語形象。

因此香港的文化發展規劃一定要配合好國家的整體發展目標，對於相關的規劃、項目和團體，應該要加大資源投入扶持，在政策目標、評審標準、資源分配、作品創作、人員評定等各方面，需要樹立和國家發展協調的統一標準。

施政報告提到豐富文藝創意內容這部分，我很高興看到特區政府計劃在2024年舉辦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」。這項建議幾年前我已經在全國政協率先提案，我當時結合大灣區青年發展主題，建議舉辦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藝術節」。具體提出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參與，組成大灣區文化藝術發展委員會，每年聚焦一項藝術形式，並在大灣區輪換舉辦城市，加強彼此的交流、互補和融合，逐步形成大灣區的藝術品牌和代表作品。如今這個設想有望未來在香港實現，一定是好事，但好事更需開好局。大灣區藝術節一定不是新瓶舊酒，不是簡單地各地請幾個團來個嘉年華，更重要的是要敢於創新，推出作品，形成品牌，推動文化產業的長遠繁榮。

還有一點至關重要，就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廣泛、更融入，特別需要扶持中小藝術團體，他們最缺乏發展的資源。因為文化藝術的繁榮需要百花齊放，只有這樣，文化產業的市場才能真正形成和發揮作用。建設好文化產業的生態圈，才能讓來參與的每個人都有收穫、有樂趣，這才是真正的政策落地、惠民落實，這才是真正「最撫凡人心」的「煙火氣」。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嘿，長見聞知識了！

追劇、侯劇……已成為很多人的娛樂之一，加上互聯網發達，翻翻iPad就可以；說起劇集不得不讀一下TVB早前的一套醫療故事為題材的《白色強人II》，要說的不是劇集的好壞，是說該劇一眾演員的演技真的進步了很多，融入角色且演技自然，醫者父母心的正能量，就值得市民向前線醫護人員們，致以萬分的敬意。

由於有幾位朋輩跟蹤者一樣，先父曾是醫生，也曾在公立醫院服務過，所以我們這班後輩對講及醫療故事的劇集或節目，都有着一份情意結而成為觀眾之一，除了《白色強人II》外，最近大家談論到的是內地另一部劇集《親愛的生命》，友人表示只聽到劇集的主題曲和插曲的歌名如《擁抱你的心跳》（張紫寧主唱）、《親愛的寶貝》（宋宇寧主唱）等等，就知道故事是圍繞着婦產科和新生嬰兒的話題為主軸：「故事令人最揪心的是女主角之一的婦科醫生，其母為着家婆和丈夫的延續香火封建迂腐的思想，已年屆50歲竟不顧自身健康問題多多還要懷孕，希望得一男孩，結果出事了而成植物人……這種思維遺害了多少婦女；唉，不管是什麼年代，都真是不要不得呀！以前，有同學說其母因生了3個女兒，其父就被祖母迫令娶妾，被其父堅決拒絕，才有他現在的姊妹，母親為再再生兒子，身體亦受損，在40多歲時因婦科病被摘去子宮保命，當時同學之言，令我心想：『還有這等封建之事』！現在真的信了了，愚昧的事放諸世界皆有之，嘿嘿，真是長見聞長知識了！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嗎？尊重跟自尊及尊嚴是相應存在的，不應去迎合別人的內心，生命是親人間最最重要的紐帶，但願不管是男是女，這世上拍打他（她）們的風雨能輕點吧！」

不少電視劇裏的故事情節都是「真人真事」，假如劇情能夠動到只是「一條筋」而不知孰重孰輕的，可以分清對錯，也不失為一種正確思維能量的輸出法啊！

漢字之美 美在倉頡



百家廊 付秀宏

倉頡，也作着頡，漢字創始人。偉大的倉頡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，這樣一個高古神奇的名字，到底背負着怎樣的靈感、怎樣的神思？倉頡造字，如同行雲流水，繪聲通幽之處無限葱蘢。這是一個個可以畫出闌珊詩意而富有深遠意境的奇妙符號，傳承了幾千年依然歷久彌新。

默寫「倉頡」這兩個字，一字復一字，一遍復一遍，恍若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的神靈出現，萬事萬物，清心悅目，成為風雅頹的韻致，漢文化的秀姿猶如薄紗輕掩的曼妙女子——偶被清風掀動一角，露出了絕世容顏；低吟「倉頡」這兩個音，一聲又一聲，一波又一波，宛如群鳥足跡從雪面上輕輕履過，萬花含苞傾情綻放，慢慢寫就唐詩宋詞的密境，漢文的行程如同延綿不息的疊加蒙太奇……倉頡真是一個讓人激動不已、涕淚交加的名字。所有披覽過眾多漢文經典，領受過奇異的漢字怎樣從詩經、楚辭，或唐詩，宋詞中掛畫而出，或小說或新詩或散文的佳構篇章怎樣浸潤心靈，才能領略倉頡的神思恰若摘月采風的神女在世。她倚樹澗水，披星戴月，一路繁花，一脈相承，輕移蓮步，款擺裙角，說輕柔，談激越，論脫俗，寫寧靜，莞爾、回眸、頓悟、低首、絞眉、凝思、清唱，深邃處哀哀，細雨間濛濛……這正是倉頡靈感的無盡魅力之所在。

倉頡創設的漢字，從現實和實踐中來，再回到現實和實踐中去。從象形到會意，從方塊字的影像交疊到產生新的意義，不斷創新，又保持相對穩定。譬如，從兩個象形字併成一個會意字，是另一層次的提升，但寓意又有不同，其形還是那兩個字，其意更有替，真是宗變有度。漢文就是這樣，不斷用智慧造就人生，又創製出新的漢字，影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。賦予我們血肉之軀的漢字轉述科學技能，藉以我們豐衣足食；漢字展現如詩如畫，產生無窮無盡的想像，以致讓人心智安詳、精神充足。倉頡的發明，讓雙手召喚神諭，讓心靈為之震撼。

二口「呂」、三口「品」、四口「器」、三石「磊」、二山「出」、二人「從」、三人「眾」、二木「森」、二火「炎」、三金「鑫」，這一個個奇異的字字合成，都會讓人含笑適意。漢字在「象形」「擬聲」之外，還有「指事」、「轉注」、「假借」等等。「耳」字靠着「門」，就是「聞」，是聽之行，也是嗅之舉；一條狗（犬）加一張口，是狗叫（吠）；一張口加一隻鳥，便是「鳴」；一把刀加一顆心，就是「忍」。倉頡把生活影像一次次捕捉，一個個影像化，成為思想意念敘述的方塊結晶。「好」字，用「女」、「子」兩字組成，曼妙天成，還包含着妻有子之圓滿。「喜」字造得更妙，不但上（尚）為士人，而且在下面——家中可以與心愛之人口對口親熱。

「錢」是國家的命根子，倉頡認為須嚴加看護，要手持兵器看守，對搶劫之人定要殺頭。所以，倉頡在錢字右邊造了兩個「戈」字。對「利」和「名」兩個字，他意指成熟的禾苗須用刀去割；為保護禾苗，防他人偷竊，須手持銅刀悉心看護。對於「名」字，倉頡認為一個人奮鬥一生，待出成果時已年老體弱、夕陽西下，要保持晚節，一定記住「禍從口出」。所以，倉頡把「夕」和「口」字連在了一起。所謂「名揚四海」「名聲大振」「名不虛傳」「名利雙收」「臭名遠揚」「名不副實」，都是因了一個「名」字。

如此識來讀來，倉頡所造的何止於字？傳說倉頡有四隻眼睛，通天察地，遍識人心，徹肺通腑，所以能看見造化之渾然，洞見萬物之區別；他眼見現實萬物之運行，還能虛化勾勒想像之世界。倉頡用非凡的天才聯結思緒瀟灑，以從容的神態點化事物關係，憑真摯的情感詮釋心音的波瀾，探宇宙的規律概括抽象法則，這種神神奇奇——使許多漢字之意變成兩個詞甚至好幾個詞，甚或以一當十。漢字不僅是字，字可變詞，而且能意會成句子，甚至邁向詞句篇章，從而歸依天地萬物那種原始親密性。倉頡造字使「造化不能藏其密」、「故天雨粟」；倉頡創字使「靈怪不能遁其形」、「故鬼夜哭」。

漢魏質樸，唐詩盛大，宋詩新雅。其實本源源的是漢字發明，都該向倉頡致敬。倉頡造漢字「東」時，也許是他釋讀為太陽——纏繞、浮凸於樹的枝條中間，這使得這個字——徑直變成了一首優美的詩。倉頡造漢字「紅」（紅）時，也許是他將玫瑰、櫻桃、鐵銹甚至火烈鳥併在一起，最終濃縮成一種顏色。天下什麼東西有個夠（够）呢？倉頡苦思冥想不得，去請教黃帝。黃帝說：「金木水火土，再多都不嫌夠，唯有餘的是說話，哪怕惡語半句出口就夠人噎！」倉頡一聽恍然大悟，「够（夠）」字才出世了。

倉頡造字之難，讓人想起中國古代詩人的煉字。陶淵明「悠然見南山」之「見」字，王安石「春風又綠江南岸」之「綠」字，吟安一個字，撿斷數家鬚，真是「字」不驚人死不休。《說文解字》載：「黃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蹄迹之跡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……」西晉書法家衛恒在《四體書勢》中曰：「昔在黃帝，創製造物，有沮誦、倉頡者，始作書契以代結繩，蓋諸鳥跡以與思也。」黃帝作為中華民族人初祖，倉頡有幸生活在那個時代，成為黃帝史官。沮誦與倉頡一同參與造字，但其貢獻與影響力遠沒有倉頡大。在漢代，倉頡就開始被神化，「四目神」就是人們對倉頡的崇拜象徵物。

蒙昧心空之下，繁星遠望如塵。心智初開之時，怎樣清晰寫出日出日落，怎樣落筆花開花謝，怎樣錄下內心深埋着的愉悅與悲傷，又怎樣指認自己的恨和愛？是偉大的倉頡，從鳥獸之跡得到神啟，飛禽走獸，江河湖海，山川草木，花鳥魚蟲，一個個漢字逐漸成為現實的縮影，於是漢字不斷認領了宇宙萬物。沒有倉頡造字，就不會有蔚為大觀的甲骨文出世。雖倉頡造字不算太多，但正是他第一個用「依類象形」原理發明象形字，其後有人按照「形聲相益」原理創製形聲字……漢字造字規律質樸而真實，間架結構美麗又從容，意象拼合優雅而深邃，這便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。

漢字之美，美在形體；漢字之美，美在風骨；漢字之美，美在精髓；漢字之美，美在真情；漢字之美，美在倉頡！